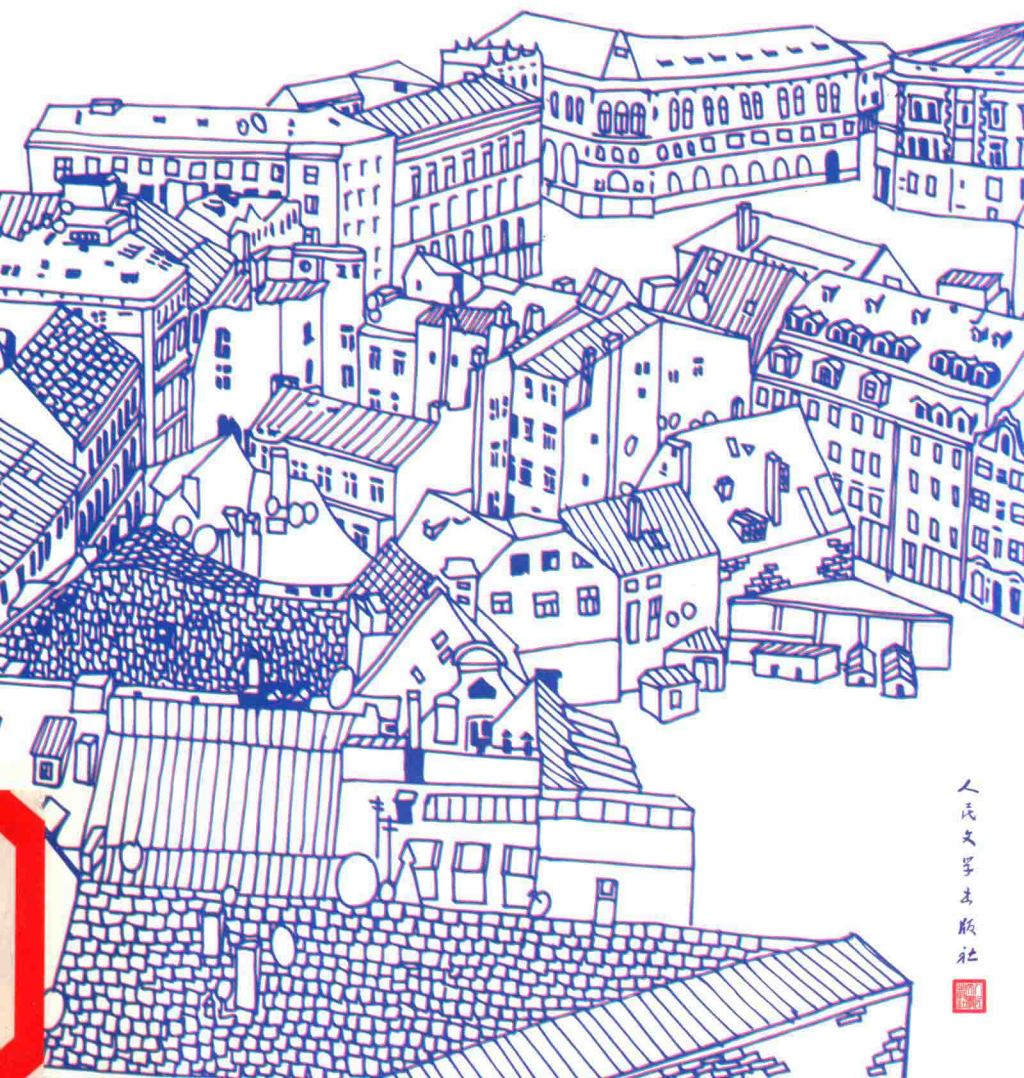


# 红豆生南国

王安忆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 红豆生南国

王安忆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豆生南国/王安忆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2626-2

I. ①红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2082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  
责任编辑 甘慧 杜晗  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  
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 
字 数 109 千字  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 
印 张 6.75  
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978-7-02-012626-2  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001

乡关处处

051

红豆生南国

129

向西，向西，向南

乡关处处



—

上虞往沪杭方向的长途班车破开晨曦，驶近停靠，车已半满，月娥竟还坐到凭窗的座位。向外看去，正看见自家房屋，被天光照亮，绰约有人影从门里走出，向公路过来，却只一霎，转眼不见，仿佛被草木合闭。合闭中，有一张五叔的脸，罩着怨色：走，走，走，留我一个！正月开初，就是这一句话，越说越剧，十五过后，儿子媳妇一家三口离开，则又颓馁了，直至无声。本就是个讷言的人，此时更沉闷，二人相对，她害怕又盼望动身启程，好在有年后的残局需要收拾，时间稍事热闹。将剩余的鱼肉鸡鸭腌制或者风干，量

出五叔一人份的稻谷，担去电碾坊舂米，菜畦里点瓜种豆，再有春夏的衣物，一一取出摆好，免得翻找。终于到临行的前一日，与五叔一同上山，挖些新出的竹笋，带去上海。她做的钟点工，东家中有几户年头在八和十年之上，她也喜欢长做，彼此知道根底脾性，这新笋就是给他们的。

称五叔的是月娥的男人，家中总共兄弟六人，他行五。有点像越剧《祥林嫂》的贺老六，是山里的猎户。他家也真有一个老六，五叔的弟弟，就只这排末的二人有家室。婆婆是个强人，早年守寡，带六个小子，从四明山下来，参加进合作化的农业人口登记，田里收成虽薄瘠，总比没有的好。也因此，前面四个儿子都无婚配，举全家之力娶进两门，说好要给四个大伯送终。目下送走两个，还有两个。可能从小吃苦，寿都不长，拖累就有限，想起来真是可怜。走在山里，竹木蔽了天日，齐顶处，浮一层清光，光里有无数针尖，上下蹿跳。五叔的怨艾平息下来，她呢，也有了耐心，虽还是不说话，但四围的寂静将那一点气闷吸纳，就觉不着了。地下竹根盘结，一脚高一脚低的。自小走惯，脚底长眼睛，总能踩到路径。她娘家也是靠山吃山，家中人力单薄，总共两个兄弟，还死一个，拖毛竹让竹梢打了，没有创口，也不见血，人就像睡



着了，还有笑意，晓得从此不必再苦，陡然轻松下来。那一年，方才十六岁。倘不是这样贫而且背运的家境，也不会跟了五叔，多少是图人家兄弟多，有阵势。她是家中最末的女儿，早知道就不生她了，所以是最叫人失望的。都说她笨，就没有读书，一字不识，更以为自己笨了。笨人往往有笨见识，在她就是生完一个儿子再不肯多生，无论养育还是做人，都让她有抵触似的，再则还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呢！事实上，儿子顺利长成，读书，做工，娶妻生子，人并未受多大的辛苦。同年龄的人，大多生两个以上，卖两棵树交罚款便落上户口，她呢，既不后悔也不羡慕。这儿子至今三十多岁，从来没往山里进去一步，就也不知道自家的山林在哪一片，有意或者无意，规避着命运的覆辙。

五叔背着的手里掂一柄短把铁铲，停住脚步，蹲下身，铲头插进竹根，听得见一声脆响，起出来，就是一个笋尖，扔进她手上的竹篮。有一点记忆回来了，欣欣然，勃勃然的喜悦——包产到户，分地分林，田里是牛犁的吆喝，山上斧斫声声。眼看着林子稀了，却起来新房子，这一幢，那一幢，迎娶送嫁的鞭炮这边响，那边响。这一阵欢腾渐渐沉寂下去，次生林长起来，掩盖了房屋，村里的青壮陆续往外走，只余下老和幼。五叔这样的男人，若在上海，尚是风流倜傥，

裤缝笔直，头上抹了发蜡，皮鞋锃亮，腋下夹着公文包，白日里的股市，晚上街心花园的舞场，都是他们的身影。但在乡下，完全是个老人了，外出打工少有人要。所以，这一家，就剩他一个闲人。总共一亩六分地，种和收只占一忽工夫。树林已经砍伐，次生的杂木不值钱；竹子呢，起先还有客商收购，后来货源多了，工地又流行金属脚手架，足迹便也疏散，由着它疯长，开出花来，死一片，再生新竹，总之，自生自灭。那留下的人，正愁如何打发时间，就像说好了似的，四乡八野，共同兴起牌九和花筒。这种古老的博彩游戏，本以为绝种了，料不到又活过来，一旦上手就收不住。寄回家盖楼房的钱，送出去有十之八九。那一个旧历年，实在惨淡，眼泪和唠叨中过去半个正月。五叔看不明也道不出自己的苦衷，逼急了，就也要出去打工，托亲戚在上虞找了个保安的活计。有一日儿子去看老子，见一堆年轻保安中，夹个老的，犹显得形象枯萎，二话不说领回家，当月的工资都没结算。这一趟出门的好处是，戒断牌九的瘾头。长日漫漫，无人相伴，五叔越发木讷。好在，媳妇生了孙子，回家专司抚养。公媳单在一个屋檐下，有多种不便，就住在娘家，每月里亲家邀去，看看孙子，吃两盅黄酒。每跑一趟，离年关就近一趟，眼巴巴的，外出的

人回来了，再一眨眼，又走散了。

竹林的沁甜空气里，心情舒缓下来，不那么焦虑了。月娥想到极远的终了，终了还是要回来的。上海的水真是吃不惯，一股子药味道；米也吃不惯，油性太大，一团团的——她吃惯籼米，糙和松；住行就更是艰苦，甚至危险。为要摊薄租金，越多人越好，一个亭子间可睡七八个。那种老房子，电管水管煤气管盘互交错，接无数灶眼与热水器，稍有破漏，便得酿成人命。说到交通，车水马龙，最不怕死的，数电动自行车，所以人人怕它，男的多半快递和外卖，女的，则是钟点工。然而，这样的急促紧张里，却潜在一种快乐。后面有车超她，她不让超，顶撞起来，嘈杂的机动声里，听见彼此激昂地相骂，不由惊讶自己的厉害不好惹。

## 二

车在公路上滑行，停靠频繁，开一回门，上来几个人。其中有约定的同行者，互相招呼，又要调座位，为了好说话。多半是女人，男人是没多少话的。难免

生抱怨，乘汽车又不是做人，就算这一世在一起，下一世呢？女人们就嬉笑，还动手拉扯推搡，终于萝卜都落坑，汽车就也驶上国道，加速了。太阳这才出来，车仿佛走在金光里，意气风发。她们开始交换吃食：酱油肉、煎咸鱼、茶鸡蛋、鸡膀鸭膀，年饱还没过去，受欢迎的是几味素食：盐水煮笋、霉干菜夹馒头、碱水粽、虾皮拌榨菜……满车厢都是食物的咸香，茶水从保温瓶口晃出来，烫了手，尖声的笑和叫。男人们斜睨着，心里嫌她们猖狂，嘴上不敢吐一个字。过道那边两个学生仔样的小孩，缩起身子，流露出害怕的表情，她们偏要脸对脸喊，“阿弟阿弟”，将吃食塞进阿弟嘴里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，嘟哝一句：老牛啃嫩草！汽车上高速，山矮下去，村村落落掉在脚底。出发时的兴头过去，困倦就上来了，渐渐垂下头，抵着膝上的提包，打起盹。车厢里忽然鸦雀无声，听得见发动机的轰鸣。两车相向，喇叭叫一声，隔着玻璃窗，仿佛很远的地方。

月娥第一份生意是替同乡人顶工。同乡人说男人要她回家，东家就要她找人。这年儿子结婚，小两口一同去杭州，一个做电工，一个做保洁，她也想出去，应下这份差事。差事在上虞城里，一个鞋厂老板的四口之家。她专司带孩子，做饭和清洁另有一个

阿姨，也是上虞本地人。老板与她儿子同年，已经有两个小孩，听小孩子喊她阿姨，就觉错了辈分。明知道“阿姨”不过是个称谓，好比单位里的工种，与年纪无关。这种伦理的概念等到了上海，不知不觉中就淡化下来。那里，无论老少，一律喊她的姓，姓前加个“小”字，她倒没有什么不适，被这城市崇尚年轻的风气带着走了。小老板过着一种新派生活，冬夏二季不在家里过，而是住酒店客房。不止上虞城，底下的乡镇，都有五星级酒店了。开两间套房，小夫妻一套，小孩和阿姨一套。酒店里早餐是随便吃，中午晚上两顿，由烧饭阿姨到工厂食堂灶上做了送来。酒店里有中央空调，冬暖夏凉，照理很享福，她却有点苦闷，因为不是过日子之道，像是坐监。酒店里有多家临时住户——上虞的酒店，有一半是做本地人的生意，靠外地人是吃不饱的。早餐厅，大堂，走廊，电梯，常可遇见像她这样，带着东家孩子的女人，互相看几眼，就看熟了。有那种自来熟的性格，上前搭讪，先还是淡淡的，因听东家说过生意道上的险恶，守着保姆的本分。但实在熬不过寂寞，不免多说两句，竟就收获保姆业的许多内情，从而得知这一行实是有着相当广阔的空间。这一年做完，她也辞了工，过完春节，随另一个同乡人去到上海。所以，当她和前一个同乡人，

也就是她的引路人，山不转水转地，在上海遇见，彼此都不觉得意外和惊奇。

绍兴一带的人多少有些两样，乡土观念极重，抑或是出于自傲，在外面帮佣，总是自己人一处，与其他籍贯的人疏离着。保姆介绍所的地方，她们是不去的，用工只在同乡人间互相介绍。分租房屋，休息日玩耍，也只和同乡人搭伴。公园里露天舞场上，三五人聚起，看多跳少的，就是她们。这一定和上海地方的历史有关系，绍兴和扬州是保姆社会的主流，前者大约是浙商来沪上自带，如家生子，有规矩；后者却是草根，犹能吃苦。也因此，殷实富户家族常是雇佣绍兴籍人。如今，这城市保姆的需求激增，进城求职人数也激增，从业队伍输入新成分：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……同时呢，苏北一带工业发展，扬州籍的保姆日益退出，几乎销匿踪迹。人事更替，时风变革，唯绍兴一支，依然在传统中，保持着行业的名节。

初到上海，月娥也是怯怯的，如不是同乡人的帮扶，未必能熬住。这地方不知道要比上虞大和乱多少，她又不识字，认路，找地方，领东家嘱咐，都凭死记。所以，抱定一条，绝不买菜。不会记账，还吃不了猜忌的闲话，她是个老实人，唯老实才更犟性，真叫人为难。当时并不觉得，过后她常常以为自己有福气，

所遇都不是恶人，相反，多受照顾。来到上海第一个雇主，如今犹记得好处。四十岁上下的女人，生相十分轩朗，依她们乡下人说法，女人男相，但又不粗气，而是大方。高额宽颧，浓密的头发编成股，盘在顶上。其时，月娥未找到其他生意，女人就说做全天；然后才有第二家，让出半天；再有第三家，再让一半里的一半；一层层对切，最后只剩一周三次，各一小时，而且是早上六点到七点，晚睡的人第一觉没醒呢。一切从月娥方便赚钱计。女人单独住一套三室两厅，在临江高层公寓房里，早上，驾一辆宝马去到大户室，落市时开回来，专职炒股。听前任保姆，一个同乡人说，房子汽车都是股市上赚来的，赔进去的却有两套房子，一个男人，半个小孩——离婚给到男方，争得一周两次探视权，所以算是半个小孩。无论从生意，还是风水，都应有起有落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但女人的运势却一直向下。眼见她大房换小房，小车换大车——公共汽车，最后只能租房，却一直用着月娥一小时的工，倒是月娥自己不好意思赚了，提出不要工钱。女人说，这算什么？你们出来是做工，不是行善，或者就不要做了，还不够脚力的。女人租房独在另一区，从月娥所做的几家地方旁插出去。月娥更不好意思，说，自小家里人都嫌她背时背德，小弟弟

被竹梢头劈死也是怪她，她要离开了，股市大概就会好起来，输出去的又赢回了。女人笑起来：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事，老天帮不上忙的。临别还给出多一个月的工钱，算作遣散费。月娥不肯要，说是我自己不做，并不是你辞我。女人定要给，几十块钱推来推去，最后说出一句：我还没落魄呢！月娥才不敢不要。后来，回来看过一次，女人已经搬走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从此再没见面。上海的人就是海里针，手一松就没有了。月娥在这城市邂逅过许多人，形貌难免模糊，但这一个却是清晰的，因为是事业的起头。如若不是如此这般起头，接下去也许会另一个样子。另一个什么样子，更好或者不好？她不知道。可是，对如今的境遇，却是相当满意，常有庆幸之感。幸亏，幸亏走出来，看到大世界。倘若不是这一步，少赚钱不说，还错过多少风景，岂不可惜死！

像女人这样恩厚的人，无疑是不能忘记，另有一些面孔，则是以奇异性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。比如有一户人家，成员有父亲，母亲，女儿——她称小姐，事情至此还都正常，紧接着就开始偏离了，那就是第四个人，她私下称“女婿”，除此还能称什么呢？“女婿”他时走时来，像常客又像稀客，年纪几近岳丈，她并没听见他们彼此称谓。事实上，“女婿”也不与



岳家说话，只和小姐交道，而且同处一室。以常情而言，两人十分不配，方才说的年龄倒不是主要的，老夫少妻自古就有，但“女婿”的生相在月娥看来十分可憎，矮，胖，面黄无须，眉宇间有一股杀气，小姐却是新出的嫩芽似的。他们说着一种唯二人懂的语言，更可能是外国语。月娥判断“女婿”来自外国，同时，还判断出这一家人由“女婿”供吃喝，否则，怎么解释三口人均不做事，在家坐吃？就算有养老金，恐怕连房子的物业费都不够付，月娥知道这城市养老金的菲薄。这份工作在戛然而间结束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发这月工资就说下月不做了，理由是小姐要出国。来不及回过神，就少去一份工。晚上，回到几个同乡人合租的阁楼，议论间，都撺掇去追索多一个月的工资。按惯例，雇佣双方，至少要提前半个月告诉，寻人或者寻工。于是，便气昂昂的。睡一觉起来，决定算了，虽说是自己的名分账，一旦开口总有乞讨的意思。她硬气地想，乡下人穷是穷，总归靠自己，不像他们，靠别人家，还是外国人！只是到下半年，本来要上班——到底是新时代，即便是传统的绍兴保姆，也将帮佣说成上班——下午上班时间，陡然清闲下来，觉得又恹气又肉痛，肉痛半天时间白白过去。她们抛家弃口，出租金住鸽棚大小的地方，不就为了赚钱？没